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七十九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六

地官司徒第二之九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耡音助又音鋤

正義張子曰耡粟助貸於民之粟　鄭氏康成曰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王氏應電曰旅

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蓄聚於田里因以濟民所謂用之也

案耡粟即助耕公田之稅粟每夫百畮之田什一而稅者也其粟入於廩人舍人倉人而旅師亦分聚於縣鄙諸所與屋粟閒粟同備施惠散利之用注據其本而言指其入也張子以其用而言指其出也二義可以兼之或以為民自相助之粟夫相救相賙民閒各循舊俗豈假官為聚粟而散之收之如其言頗苛

不已甚乎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劑津私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常年以陳易新而責其償苟無質劑則有冒濫之弊　鄭氏康成曰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　王氏安石曰施其惠若民有艱阸不責其償　鄭氏鍔曰散其利則有時而收之

案興即興發補不足之興興其積謂發粟也民之不足者差等不同視其分數而頒之則平矣以質劑者將於秋斂之故應有劵也施其惠者甚貧之民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頒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頒斂不偏多偏少亦不偏先偏後

餘論魏氏校曰後世濟農惟朱子社倉法爲良且不主之以胥吏而以鄉之士大夫主之故可久也其次則李悝云糴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民乃立平糴之

法使農末俱利此蓋得周官旅師之意而善用之者也　陳氏汲曰介甫青苗之法援此以證又以平頒爲不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殊不知旅師之法特以補救民之不足耳苟民自有餘何爲貸於官也青苗之法意在取息恐貸者多窮民及姦猾未能出息雖富民亦强之使貸不待其行之弊而其心先不可問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　賈氏公彦曰如此則官得以舊易新民得濟其困之利民而亦無損於官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賈疏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

王制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

案此言旅師兼聽新甿之治也新甿有二一記所稱自諸侯來徙家者一則凶荒就粟之民樂其地而願留者甸居鄉遂都家之中以收恤歲飢而移鄉井土狹而徙廣虛之民而耡粟屋粟閒粟皆備焉於事為便也

辨正黄氏度曰等復除之等注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法常法也已見遂人此承無征役而言則為復除久暫之等明矣　易氏祓曰所

謂無征役者非竟無也必限以歲月以三地爲輕重之等至期然後施征役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乘注作甸令讀如字

正義賈氏公彦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故云丘乘　王氏應電曰兵出於井邑丘甸縣都此但言丘乘者以丘出馬四丘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爲名令之者治其兵賦也

案不曰掌丘乘之政令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者四丘出乘之政令其地有司掌之稍人則掌令之如下文所云也　注疏分鄉遂都鄙田制而二之據小司徒五家爲比五人爲伍謂鄉遂家出一人以衞王都據小司徒四邑爲丘四丘爲甸謂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用以征戍然夏官大司馬四時之田旗物號名並舉鄉遂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五家爲比五人爲伍意主於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

衛非曰專以衛王都故家出一人也四丘爲甸甸出一乘意主於卒伍疊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非曰都鄙之制然而鄉遂不如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乘讀爲甸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賈疏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税外加一里三十六井使治溝涂不出税葉氏時曰鄭氏讀乘爲甸彼徒見司馬法言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爲車乘非丘所

供不知司馬法言甸出車一乘調兵之數也周官言
丘共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
所以優民力況司馬法未必周制也何於丘乘而疑
之
案此言兵賦非溝涂也溝涂之說已於小司徒職論
之下文言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丘乘當爲車乘之
乘明矣然車乘非丘所共必四丘爲甸始出一乘司
馬法故自不誤葉氏以丘共一乘爲說此春秋成二

年作丘甲杜氏解也後儒多不以為然雖云備畜之數非調發之數亦恐力不能給也

通論易氏祓曰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每乘當用七十五人四丘為甸甸之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家出一人為正卒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數次調發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乃是合諸丘之乘共為一軍

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輂師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輂居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輂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師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

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番調使勞逸遞焉　賈氏公彥曰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稍人又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　曹氏叔遠曰古者師田行役合其卒伍先爲聯法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

案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其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鄉之帥而至者州長也其事則鄉師主之遂之帥而至者縣正也公邑之帥而至者其長也其事則遂人遂師主之而家稍縣都無見焉則稍人帥之無疑矣曰以至者以其地有司至也何以知非都家之司馬也都家司馬所掌乃士庶子及衆庶車馬之戒令而不親軍事古者輿師必用其地有司士非素教不可用也曰行役者則非直畿內之土功也如仲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之類故不聽於司空而聽於司馬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正義鄭氏康成曰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賈疏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是以帥而致之

案六遂之喪役遂人帥之以致于司徒遂師道野役共丘籠及蜃車此職則上承遂人遂師而帥之以至三官皆聯事也循是以推則内而宅田士田之類外而三等采邑喪役無徵可知矣葢宅田士田之類事分而民少各徵其役則苦紛擾三等采邑地博而民

衆喪役無多無庸徧徵且三年大均力政喪役無徵則近其地邑之川防城郭輸將百役皆可補調所以省遠役之勞費而事無遺便也　會同師田行役曰治其政令喪紀曰掌其政令何也曰治者專聽斷也曰掌者掌其事以待上之聽斷也蓋喪役及師田行役皆大司徒小司徒治其政令而師田行役則鄉師遂師州長縣正皆分主聽斷故家稍縣都之衆庶稍人亦分主聽斷而曰治也大喪之役則鄉師遂人帥

而至掌其政令而主聽斷者惟司徒匽車之役稍人亦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不曰治也喪役之所以異於師田行役者何也師田行役用民衆政令繁故羣吏層累以分治之而後司徒總治焉喪役政令簡禮事重故鄉師遂人稍人帥焉而司徒親治之也師田之政令聽於司馬而司徒職又曰治其政令何也師至合軍誓衆以後田至建旗令鼓以後然後司馬治其政令方其作民而至則司徒治之大司徒職所謂治

其徒庶之政令是也　注據縣師之文謂稍人徑帥而致於司馬非也凡畿內征役之施舍皆掌於小司徒則稍人必先致於司徒而後司徒使聽於司馬小司徒鄉師之所帥皆聽於司馬故稍人所帥不得曰聽於司徒耳

存疑郎氏兆玉曰兵之政令臨時制變故掌於司馬者曰治民之政令宣布有常故聽於司徒者曰掌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通論郝氏敬曰鄉之遺人所積多穀粟而遂之委人所積多疏材等物故以多者言也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注故書羇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羇

正義鄭氏康成曰聚凡畜聚之物也　項氏安世曰稍廣故以其聚待賓客可以備禮甸小於稍故待羇

旅過客其用微案稍亦有羇旅甸亦有賓客此但言其數之相當如大府九賦待九式之類非區別其物而不相通也

鄭氏鍔曰遺人以野鄙之委積待羇旅蓋遺人以待者米粟而委人以待者薪芻木材疏材也

案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皆隨地儲待主其地者守之以待賓旅道路之用也下經賓客共其芻薪自指國中饔飧之禮如遺人職既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又云凡賓客共其道路之委積

是也鄭注耑指畜聚之物蓋恐於下經共其芻薪有

礙耳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正義鄭氏康成曰余當爲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

聚之物

案注以餘聚屬縣都蓋承上經稍聚甸聚而言必縣

都也但專指畜聚之物則狹矣公卿王子弟頒采地

必並授山澤園圃疏材木材畜聚之物其長當自斂

之委人所斂惟縣畺中公邑之賦耳故聚之以待用所謂賜者或以厚縣都中同姓屬疏而位卑者或過賓行旅亦間有須賜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賈疏掌次職張大次小次及幕

云給張事　竝須木材故　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賈疏以共馬牛也　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共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

案稍聚待賓客亦有芻薪此復言共其芻薪者上為儲於廬宿候館以給在道之用此為共饔飧之芻薪平時積之國都不必委人所斂而掌共者亦委人也饔飧中物多諸官分職共之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

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於車猶舂人舍人各言共米也薪則委人自遣徒役載之與　軍旅不常用故大宰無式而遺人委人皆不言以待軍旅若起軍旅則以平時所積者共之即祭祀賓客之需亦可均配移用　野委謂軍行止宿薪芻露積於外有守者故共其兵器周語云囿有林池野囿財用謂囿中竹木蒲葦魚鼈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也言野囿所以別於囿人之牧獸者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正義賈氏公彥曰軍旅賓客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　鄭氏康成曰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依注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賈疏案下經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則均人平之

地貢諸侯之九貢賈疏大宰九貢小行人春令入貢者也　呂氏祖謙曰

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小司徒之外蓋司徒掌其大綱而已同曰五土而其中各有厚薄肥墝同曰山林川澤而其中各有高下衰旺必條分縷析然後能均　王氏曰掌固須士庶子人民之守地守之謂也蓋山川有險易道里有遠近或昔治而今亂或昔險而今夷故地守不可以不均

案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於民也地貢諸侯所貢於王朝也都鄙之貢亦存焉均人曰均地政鄉遂公

邑並征其財賦也土均曰均地貢邦國無粟米之征都鄙自委積而外所徵亦貢物爲多也地事亦載師所物宜禾宜稻之事也葢土各有宜旱潦相錯登耗不能無偏比邑連井之地必使更迭而耕之乃得其平是謂均之也凡經言地職者所以别於民職也言地事者所以别於地職也注既以地職爲九職又以地事爲農牧虞衡之事於載師職不可通乃以爲土所宜事不惟自亂其例於諸職俱不可通土各有宜

故有均法若農牧虞衡之事則無所用其均九職大宰任之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無爲又使小司徒任之

通論王氏應電曰治天下之道惟取其均平而已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蓋因地以令賦地有肥墝而賦由之有輕重然地氣有時而衰旺則田賦不可以不均也因家以起役家有上中下而役由之有多寡然戸口有時而損益則力征不可以不均也此所以既

設均人又設土均歟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土均主調即是和義　呂氏祖謙曰政令刑禁施舍言和謂不改經法而就中斟酌也禮俗喪紀祭祀所須雖有一定之禮其他細微又必從其俗且如大司徒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凡事莫不如此　鄭氏康成曰禮俗邦國都

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　項氏安世曰宜者令之不宜者禁之皆所以使適於和案民之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𡠗惡制其輕重之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以地爲差不待言矣　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政則邦國都鄙可知矣土均以地之美惡爲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鄉遂公邑可知矣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賈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 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若黄白宜種禾之屬 賈氏公彦曰土化之法即下文糞種是也 王氏應電曰物地相宜而爲之種與司稼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相佐佑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緹音抵李度溪

反聶土里反墳音焚又符粉反潟其列反又如字潟音昔一音鵲貆呼丸反又音丸李喜元反埴時力反一音職壚音盧李音閭彊其兩反檕本又作壂呼覽反劉音檻檕匹妙反李婦堯反注故書騂為挈墳作坌杜子春挈讀為騂

正義鄭氏衆曰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蕡麻也

鄭氏康成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縓色也墳壤潤解也渴澤故水處也賈疏故時停水今乃渴也潟鹵也賈疏水已潟去其地為鹹鹵貆貒也賈疏案爾雅貈子貒或曰貆故以貆貒為一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賈疏埴為黏壚為疏彊檕彊堅者輕檕

輕脆者　王氏應電曰九者所用之汁不同皆以助其種之生氣以投合地氣則稼之所獲必多　胡氏宏曰無塊曰壤其性和緩特起曰墳其性高燥　何氏喬新曰用蕡謂燒麻為灰以漬種

案糞種非糞田也蓋煮其骨汁以浸種而種於九等之壤則可以達其土氣之宜而制其偏是以謂之土化之法若糞田則安所得麋鹿貆狐之糞以糞九畮之田哉

通論賈氏公彦曰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兖州黑墳徐州赤埴墳揚州荆州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黄壤九等與此九等不同者禹貢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此九類也

稻人掌稼下地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　王氏應電曰中原高地水深土厚宜於黍稷菽麥惟近水下地乃可教民種稻以其不服習故特設官掌之　易氏

祓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於荆揚蓋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溼之地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畜敕六反蕩如字李吐黨反列祿計反又如字舍試夜反澮古外反寫洗野反

正義鄭氏衆曰瀦防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瀦賈疏襄二十五年左傳楚蔿掩書土田法以授子木之事　鄭氏康成曰偃瀦者畜流水之陂也防瀦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

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溝　王氏應電曰豬以備旱溝者田首受水大溝引豬水以升於遂遂者井田中受水小溝均平溝水以滿於列列主居水以養苗者澮主會通諸溝之水以泄於川者豬雖足以畜水苟無法以引之則無以爲利溝遂列三者皆所以用水之利也澮者所以除水之害也

案其用水也則自防之水門以入於溝自溝以入於遂舍於列而灌漑通焉水過大則以澮寫之於川而

毋使害稼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以列舍水先鄭謂非一道以去水是以舍爲去舍之舍後鄭以爲止舍之舍者以澮是寫去水舍爲止水於其中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正義鄭氏康成曰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作穛治也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薙之薙音夷

正義鄭氏康成曰殄病也絶也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賈疏隱六年左傳彼注芟刈蘊積崇聚也

案此言始變澤地爲田之法也澤中草盛根著於土雖芟夷復生甚易惟夏日積水土柔可因水力而絶其本根然後芟夷蘊崇之則草不復生而可稼也舊說夏水如熱湯利以殺草月令蓋謂利以夏日殺草

而燒薙之大雨時行則如加熱湯可以化所燒薙之草而糞田耳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模昂反種章勇反

正義鄭氏衆曰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鄭氏敬曰稻有芒性易生麥性不宜水

通論葉氏時曰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掌土化辨壤糞也稻人掌稼下地盡土利也一稼穡也司徒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也鄭長趨之里宰又趨之

一種稑也舍人縣之司稼又辨之凡可以佐農力者法無不備如此

存疑楊氏愼曰澤農即種下溼及葑田也葑田者菰葑根繁而善糾結歲久浮於水上著泥土刈去其蔓枯時以火燎便可耕種郭璞江賦標之以翠翳泛之以游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蓋謂此耳江淮以南有之滇南昆明池中亦有葑田名曰海簰芒種稻有芒者

餘論王氏志長曰三代之時江漢以南不通中國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禾役䅟䅟皆西北高原而已而溝洫水利未嘗不講班孟堅西都賦云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是西京猶興水田之利也嗣後故道湮不可攷沃壤化為石田而東南人力兼盡歲漕數百萬之粟於京師遂以天下仰給乎一隅可嘆也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暵呼旱反音罕斂力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

云雩事所發歛葦以闉壙禦溼之物　賈氏公彥曰此旱雩據夏五月以後修雩者暵者旱之熱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暵也　王氏安石曰葦生下地故共喪紀之用

案雩歛未詳姑從注説此雩即黨正之秋祭禜民閒相率祈禱而有地治之官主之非春官所領故有歛財以共之事與司几筵喪用葦席士喪禮明器用葦苞皆葦事也葬所或亦以葦席爲幕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之屬地慝若瘴蠱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　郎氏兆玉曰圖者五土之圖事者農圃藪牧之事　鄭氏鍔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

知地事之所宜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

王巡守則夾王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賈疏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以四海爲守　何氏喬新曰在車左右詔王以四方土地之利害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有二陵（賈疏昭十八年僖三十一年左傳文）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避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避忌不違其俗也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王巡守則夾王車

正義王氏昭禹曰備王或質所聞　魏氏校曰古左圖右書土訓掌圖誦訓掌書王適諸侯而二官夾車

備顧問各以其職爲獻納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正義易氏祓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於山虞也　賈氏公彦曰兼云林者竹木生平地者林衡掌之山内之林則山虞兼掌之　鄭氏康成曰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王氏應電曰山之所產材木禽獸金玉錫石所有不同故

每物須爲之蕃界此職下文專以材木爲言者鳥獸
金玉自有迹人丱人等分職材木於山爲多蓋山虞
之專職故詳言之也
通論李氏叔寳曰利之出於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
共之而有厲禁何也利之所在人競趨焉官爲之守
禁然後無紛爭力奪而利乃均及於民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

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季猶穉也服與䋝宜用穉材尚柔忍也服牝服車之材賈疏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軨子貫之故謂之牝服

王氏安石曰考工記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所謂陰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義陰木如此則陽木斬以仲冬宜矣　賈氏公彥曰時即仲冬仲夏之時

案服與耜皆獨木為之故取季材且耜柄有曲或幷取其曲而適用者以此推之則車輈雖非季材其取之亦猶是矣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斬材者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　賈氏公彦曰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謂十月時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　王氏志長曰此謂入山掄材雖邦工亦必以時但不拘期日耳

案下云不入禁則林木有在禁内者有在禁外者以其有厲爲之限也如楩柟杞梓若數抱之木非凡人所得取唯邦工掄材乃不禁王志長之說當兼之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

木也斬四野之木可　賈氏公彦曰此據萬民取木案春秋非時而萬民有斬木者以其有倉卒之急需故也蓋死喪棺槨大水隄堰之類故於禁外稍寛之禁内則終不得而入也茍非急需則春秋固無斬木之事

凡竊木者有刑罰

正義鄭氏康成曰竊盜也　王氏昭禹曰竊木有刑罰然後厲禁莫敢犯焉

案閭師不樹者無椁則宅舍無棄地此職竊木有刑罰則山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蓄積足恃皆此類也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主主辨護之也賈疏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

脩除治道路場壇　賈氏公彦曰爲主謂主當祭事

王氏應電曰山虞爲祭山林之主則澤虞爲祭川澤之主可知

若大田獮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弊便祭反珥音耳又而異反賈云當爲衈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田獵謂王親行田在山則山虞於可陳之處芟除草木　鄭氏康成曰萊除其草萊也賈疏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雖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三而居一偏

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賈疏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

士三仞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爲旗仞數則短宜三仞案九仞之杠大木既不易得而植之仆之甚難禮緯殆不可信

鄭氏衆曰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

案山田山所宜田之處迹人所掌邦田之地是也惟山虞澤虞有田獵之政林與川不可以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麓釋文作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

部分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竊盗則有賞不則罰之　賈氏公彦曰爾雅山足曰麓麓雖連山而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灋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賈疏仲冬仲夏是時之期斬材有期日是日之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川衡兼云澤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若濟水溢爲滎澤則掌濟川者兼滎澤掌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案舍當作弛舍之舍令其守者有時而守有時而舍更番以時勞逸得均所謂平其守也注作次舍之舍似迂

通論王氏安石曰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

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然則林衡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川奠籩豆之實魚鱅蜃蛤之屬賈疏見籩人醢人職

案山林不舉奠物者惟田獵以共乾豆川澤之奠物則不出於田獵也田獵於澤復特舉者澤水所鍾不特舉不知澤野之可以田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賈疏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故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黄氏度曰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于玉府而頒其餘

案澤言國者稻人掌稼下地則澤之可稼者仍須於

民其餘乃澤虞之所守耳財物之入于玉府者犀角象齒珠貝之類也金玉生於山而山虞不言入其財物于玉府者丱人取之入於職金而後職金以入于玉府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互見爲義也澤虞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亦據其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山虞川衡等亦入玉府可知也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蔆芡之屬賈疏亦見籩人職蒲所以爲席賈疏席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芐翦不納者是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山澤之物國用所需澤虞云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川衡云共川奠而山虞不言者掌于獸人囿人等官也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禽猶致禽而珥焉賈疏山虞致禽謂致之於虞旗之中而珥焉以効功此屬禽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别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與屬不同而鄭云猶者明山虞澤虞彼此有其事互見爲義也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通論陳氏傅良曰古者名山大澤不以頒其數司書掌之賦入於大府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疑若專利於上者而今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山虞之禁特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頒

其餘于萬民則實爲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于玉府而已所以導利而散布之也

案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謂山澤之在六鄉遠郊之内者也此山虞以下四職則通指畿内者言之而六鄉者亦存焉

餘論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

物失其性而山林川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
衡之職宜舉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　賈氏公彦曰
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有禽獸之處則爲苑囿以林
木爲藩羅使其地之民遮厲守之
案天子蒐狩之地有常如詩言甫草傳稱鄭有原圃
秦有具囿之類必廣阜大藪可陳六軍外此山磧墳

衍不利穀蔬而可蕃禽獸者乃爲厲禁而守之時取以給邦用故曰邦田之地以明不獨四時之圍禁也其政即爲厲禁及頒其薪芻於守者

凡田獵者受令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謂時與處也賈疏時四仲之時處謂山澤

王氏應電曰迹人素知禽獸所在及林木翳薈不可投陷之處故用以爲引導則不至卒然而爲所攫噬也

案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襄三十年左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則三公九卿王子弟宜得用鮮或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時取或獮狩以後縱民入獵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迹人令之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力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其夭物且害心多也麛麋鹿子

王氏昭禹曰禁麛卵者生之以其時禁毒矢射者殺之以其禮　王氏應電曰雖田獵時猶爲之禁乎

時可知

通論賈氏公彦曰此謂四時田獵常法案月令孟春之月毋麛毋卵又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月令季春餧獸之藥無出九門亦禁其春時而已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丱古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錫鈏也

案禹貢金三品謂金銀銅然古人泛稱金者皆指銅

也此丱人所掌當兼三品言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　曹氏叔遠曰圖而授之者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縱意旁搜也　王氏志長曰金玉錫石之地丱人所素習寧待取時始占其形色蓋恐取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甚或發塚破屋故授之圖使按圖以取而不敢越耳

餘論魏氏校曰以時取非有故不得已不輕取也唐權萬紀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得數百萬太宗讓之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民者汝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黜之此可爲萬世法

巡其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其禁明其令　王氏應電曰禁令者職金之戒令也丱人巡視之　易氏祓曰利之

所在奸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廵之然後丱人取之而入於職金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　賈氏公彦曰兼言齒骨者齒骨並是角類

王氏應電曰山澤之農其所獲米粟視平疇為艱而齒角骨物乃工事所必需故不必強以所難而取

其所美也

案賦者田稅也山澤之農本當有賦若有齒角骨物入于官即以代田賦而不復徵其粟米然民間或此有彼無或此多彼寡齒角骨物不足數則計其所當之分數而仍以粟米足之所謂政令也

餘論呂氏祖謙曰隨其所產以當邦賦視後世以錢爲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骨入漆浣者受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

案凡物皆以共財用於角人言之舉此以該其餘也注言骨入漆浣者謂細骨可以燒灰和漆者也浣亦作垸輪人注丸漆之丸當同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翮戸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翮羽本　賈氏公彦曰羽人所徵

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摶徒完反縳沈除轉反劉古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　王氏應電曰羽不可以權度受故以其數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

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草貢出澤萯紵之屬可緝績者

王氏應電曰既徵則入於典婦功

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知輕重長短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茢之屬賈疏案爾雅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橐蘆爾雅無文豕首爾雅云茢薽豕首郭注本草曰彘顱一

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𤏲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未審鄭所據也紫茢爾雅云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即此紫茢也更有藍皁象斗之等故以之屬兼之

通論王氏安石曰掌染草至掌蜃所徵亦必當邦賦而不言者角人羽人掌葛已見之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

賈疏夏爲五色染人職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則染夏之時謂秋時也

王氏應電曰春秋斂之者或採花葉或採皮實各有其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灰炭皆山澤之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　鄭氏鍔曰灰者㡆氏練帛之所用

以時入之

案月令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云以時入之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案共邦用之下又云凡炭灰之事者炭灰之用廣也

炭則日用之所必需而禦冬尤急灰則澣洗之外如赤犮氏以灰洒除貍蟲蟈氏以灰洒去鼃黽壺涿氏以焚石除水蟲是也治屋舍則焚石及青灰無貴賤皆賴焉石炭可以代薪此職蓋亦掌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荼茅莠也朱子曰茅花輕白可愛者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茵著用荼賈疏既夕禮爲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横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王氏

應電曰下壙時以荼藉柩取其軟且收濕也

案荼之見於詩者有三一曰苦荼亦名苦菜谷風篇誰謂荼苦是也二曰辣荼良耜篇以薅荼蓼是也三曰英荼乃茅草秀出之花出其東門篇有女如荼是也掌荼所聚者英荼而已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荼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蜃是忍反闉衣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賈疏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擬禦溼也　鄭氏衆曰春秋傳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賈疏成二年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賈氏公彥曰互物蜃類故兼掌之　王氏安石曰用蜃非惟禦溼兼除貍蟲

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盛匙盈反音成

正義鄭氏衆曰蜃可以白器令色白　鄭氏康成曰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賈疏左氏云石尚來歸蜃杜預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盛故名肉爲蜃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脤是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賈疏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若然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　王氏與之曰祭祀之器以蜃飾取其潔素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

以貯酒也大宗伯脤膰據杜預以蜃器盛肉也　郝氏敬曰蜃器蓋以蜃甲飾器

總論魏氏校曰山澤所徵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所謂惟正之供

案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角人以下諸職所徵即其物也其貢之即以當農賦也任之者閭師司守禁者虞衡徵斂之者角人以下諸官也或言徵或言斂或言聚互文以相備也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

正義鄭氏康成曰囿游囿之離宫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衞也牧百獸備養衆物也

王氏應電曰凡田獵所得可用而不家畜者皆於是乎養之欲用即可得不必求之於曠野也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正義王氏安石曰共其物若麋麕熊蹯之類　王氏志長曰囿人共喪祭賓客之獸物則其不畜珍禽奇

獸可知矣

通論王氏應電曰天官獸人掌罟獸之政凡所得獸

中殺而宜乾之者則入於腊人其生獲者入於庖人

未及用而可畜者則入於囿人地官以牧養爲事也

其有猛獸不可入於囿者則養於服不氏夏官以服

猛爲義也至於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則秋

官除惡之義與驅猛獸同道田獸一事錯見於天地

夏秋四官者義各有當如此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正義王氏應電曰城郭居民之外以隙地為公家之圃則場人掌之　鄭氏康成曰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萄枇杷之屬

通論賈氏公彥曰案閭師職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所共獨祭祀賓客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　王氏昭禹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國之場圃則場人之所

掌民之場圃則閭師之所任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案注以享爲納牲疏謂納牲時薦朝事之豆籩有此果蓏之物是則祭祀中已舉之不應疊出也外饔職於祭祀賓客後繼以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稾人職凡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此職所云享者蓋謂是與 天官甸師已共祭祀之果蓏而復設場人以其所用多且以備不孰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正義賈氏公彥曰廩人掌米云九穀者亦兼主之也

鄭氏康成曰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

案匪頒稍食見天官大宰及宫正内宰諸職鄭氏蓋以此賙賜與大宰好用之式為一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疏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數猶計也　易氏祓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廩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王及冢宰而已

餘論王氏志長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法之所以善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法之所以不善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食下

音餇殺所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餔賈疏謂一月食米者古今頒祿皆月月給請故知然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　王氏應電曰上言會計國用之法此言會計民食之法殺邦用若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殺禮之類　賈氏公彥曰雖列三等中年是其常法王氏安石曰民之食可以餔計者校登夫家貴賤老幼廢疾之數覩稼省斂稽比財物其法詳也

案此當通古今度量實計之㮚氏之鬴深尺方尺容六斗四升今量法方尺深尺容四斗古尺於今爲六寸二分半以此折算古一石今一斗五升二合有奇古一鬴今九升七合七勺弱以今量計中年日食米約一升上年一升三合下年六合有奇如不及此則苦飢古今人情不相遠王氏應電謂以穀減半爲米中年日米三升如此則以今量較之不及半升誤矣廩人雖掌穀而言民食食則以米計非以穀計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賈疏詩乃裹餱糧是行道曰糧也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是止居曰食也

案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旅而亦有不時之需故師行必載糒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不及會同師

役之式蓋小宰掌凡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令官府共其賄用曰具則已包糧食即廩人所治倉人遺人所共是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鄭讀作扱初洽反一讀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耤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案或曰春秋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

羣公稟解者曰槀謂下故上新各半也稟謂全用舊穀少霞以新然則謂之接盛者豈有取於新故之相接續與

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宫正内宰使守而領之而米出於廪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　易氏祓曰有王宫有后宫王宫宫正爲之均其稍食后宫内宰爲之均其

稍食所以平宮中之政則舍人也　賈氏公彥曰平謂平其給米多少財即米也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亦謂米爲財　王氏應電曰取於稟人則有入數分於宮正内宰則有出數竝以大宰之式法行之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筥姜呂反又音呂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曰簠圓曰簋賈疏案孝經陳其簠簋注内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内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者旊人爲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

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　外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禮致饔餼之禮賈疏案聘禮致饔使卿韋弁歸饔餼米百筥設於中庭車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　王氏昭禹曰實言其物陳言其數　林氏之奇曰車米筥米芻禾掌客掌其禮舍人共其物

案舂人共祭祀之米饎人爲盛然後舍人實之簠簋而陳之舂人賓客共牢禮之米差擇之也舍人則實之筥載之車故曰共其禮　國語郊禘王后親舂宗

廟夫人親舂天官世婦帥女宫爲𩟄盛女御佐后薦

玉齍惟大祭祀則然舂官世婦大賓客饗食帥六宫

之人共𩟄盛亦惟大賓客王后致祼者則然其餘則

舂人共米饎人爲盛舍人實簠簋后宫不與也王氏

應電謂凡祭祀賓客簠簋竝后宫之事非也

喪紀共飯米熬穀飯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

夫用稷士用梁賈疏君用梁三語喪大記文飯米沐米與重鬲所盛用米皆同故引沐法

以證飯也彼注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與則天子飯用黍也皆四升實者惟盈賈疏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是也

熬穀者錯於棺旁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賈疏喪大記注引士喪禮云熬黍稷各二筐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各一其餘設于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菽六種十筐首足亦各一筐其餘設于左右也

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　鄭氏

衆曰春王當耕於耤則后獻其種也見内宰職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穀六米別為書賈疏六米者九穀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

歲終則會計其政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用穀之多少

通論王氏昭禹曰宫正月終會稍食内宰歲終會内人稍食舍人歲終會計用穀多少蓋通職聯事

倉人掌粟入之藏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穀盡藏焉　王氏應電曰閭師

徵四郊之賦粟遂師縣師徵野賦粟並入於此粟穀

未去殼之稱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正義鄭氏鍔曰邦之用穀有匪頒賙賜稍食之殊故

辨其物以待用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止猶殺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殺餘瀍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王氏應電曰若大司徒眚禮殺哀之類

案餘瀍用未詳所指意匪頒賙賜稍食常數之外又施格外之恩而優給之則爲餘瀍用與道路之委積以待賓客恐未可殺也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謂喪戎賈疏案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不言祀者惟軍戎及喪行於道路祭祀遠無過近郊之內無在道共糧之事黄氏度曰食糗糒飲漿酏也　王氏應電曰廩人治其事此職與遺人隨地給之

通論陳氏汲曰廩人至倉人凡九穀出入盡掌之而不會計何也司會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則廩人出入之計聽

於司會可知矣

司稼 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 王氏應電曰稼有百種其樹之時同人力又同而所收有多寡土有宜弗宜也司稼徧觀而盡識之辨其所宜縣示於邑閭使以

爲法蓋民各居其方局於所見司稼巡野而得其詳故也

案草人土化之法王畿邦國之所同也所謂物地相宜而爲之種者不過掌其法而已此職巡邦野之稼則親行畿内其事尤詳故辨種及於穜稑縣法徧於邑閭於百穀之名五土十有二壤所宜必周知之先王之畏敬戚農於兹可見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正義王氏應電曰天時有旱潦地壤有高卑每歲收穫不齊故司稼履畝觀之　鄭氏康成曰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賈疏漢法十傷二三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内稅之案徹法爲通爲均一井之田中公外私耕則合作收則均分大率民九而君一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葢於均分之中爲通融上年從正中年下年則於公田之稅又蠲數分以益民也而農民之外他職所貢旅

師委人所斂者視此矣

通論王氏應電曰大司徒土宜之法載師之物地事皆掌其大凡而已百種之宜惟司稼詳焉且以年之上下定斂法則收斂不頗而貯蓄有數均人之均力政廩人之詔穀用皆本乎此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謂度其多少賙廩其艱阨　王氏與之曰平其興亦如旅師平頒其所興之粟

案年有上下則民食有四鬴三鬴二鬴不能二鬴之差司稼既知之矣於是均萬民之食賙其急平其興所以均之平其興乃所以賙其急也秋省斂而助不給此其是已

舂人掌共米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米物言非一米

案米物者其質之美惡舂之精粗非一類也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

食米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䪿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也牢禮之米以實筐筥賈疏下别言饔食則此牢禮謂饔餼之米饔有食米則饔禮兼燕與食賈疏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饔禮有酒有米故云兼燕與食也　王氏應電曰祭祀饗食之米竝共於饎人若牢禮之米則共於掌客與舍人

通論陳氏祥道曰楚語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舂其粢穀梁傳三宮米而藏之

御廩蓋祭祀貴於出力以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耤不過三推則春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舂人卒其事以共之

存疑王氏昭禹曰賓客共其牢禮之米盎以共饎人簠簋之實也牢禮之米多矣知其共簠簋之實者以車米筥米自舍人共之故也

掌凡米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謂共王后世子之六穀嬪御之穀

用以及外内朝宂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等食米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饎同饎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食六穀之飯

案膳夫内饔職王后世子膳羞恒相聯此共王后六食則世子在其中矣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簋簠之實謂致飧饔賈疏下云饔食亦如之故知惟飧饔

稾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稾苦報反宂如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賈疏天子三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大僕掌之路門外治朝司士掌之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斷獄弊訟朝士掌之今

言外内朝明據外朝治朝二者以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　賈氏公彦曰宂散也外内朝上直諸吏謂之宂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稾人共之因名宂食者

案謂之宂食者以其人自有稟祿因給事外内朝不暇自爲食而官共之也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衞王宫者

通論王氏應電曰天官內饔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宗廟之割亨外饔共外祭祀之割亨賔客之饔飱饗食則與饎人聯事者也外饔掌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則與槀人聯事者也

掌豢祭祀之犬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者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　郝氏敬曰牛馬羊入於充人犬入槀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豢

總論王氏與之曰大宰大府之屬所掌皆國之財賦而司徒之屬所掌皆民事雖耕穫徵斂皆寓教民之義故謂之教官後世以六部倣六官故謂戸部如司徒然今戸部所掌乃大宰之屬大府等職初無與乎教事也　魏氏校曰讀天官知周公所以格君讀地官又知周公所以化民格君非徒過然後諫也在乎漸漬薫陶之故天官所統内始於宫闈凡飲食起居惟謹焉化民非徒發然後禁也在乎寛恤馴擾之故

地官所統下達於閭里惟賦役禮俗爲重焉大抵事
上之難莫大乎君臣之情不通今也左右前後習與
正人居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王誰與爲不善馭
下之患莫大乎君民之情不通今也視民如吾子弟
視民之事如處吾家事民亦相率如聽父兄之教自
不勞而化矣
案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宮
之政至於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司徒之

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於民教始於郊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鄉者故封人牧人牛人克人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教也然則教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茲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臨畿上今次於鄉之下遂之上者市

雖在國五百里疆界中凡五十里之市皆在焉門關則連於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用節爲多故司市至司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及田野之制稼穡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如鄉之閭師也稍人如鄉之縣師也委人土均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矣草人稻人詳穡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

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於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於此矣賔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共膳羞祿稟凡爲九式用財者將於是乎在故稾人至槀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理者養民之事居多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爲士樸者爲農下及工商各

有常居皆有法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仰無以事俯無以育嚚然喪其樂生之心其鈍頑無恥者固相率而歸於悖戾不可復制即常性未移者亦頹惰委靡消沮而不復振此司徒一篇所以聯教養爲一事也然則司空之職何與周禮爲書委曲周

詳無不備者獨至壇兆廟社之法井田長廣之方阡陌溝洫之度附庸閒田所餘之多寡山林川澤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乘除山川沮澤民居有度焉興事任力遠近有量焉宮室之制器皿之宜舟車之用凡數事者雖略見於諸官而未詳其規度宜皆列職於司空而皆不可見矣或乃竄綴紛紜離散全經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六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八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之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正義賈氏公彦曰鄭目録云象春所立之官宗尊也伯長也春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也 鄭氏康成曰

禮謂吉凶賓軍嘉五禮其别三十有六賈疏據下文而知

項氏安世曰治教之始在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

毛氏應龍曰四時之和為春禮之用貴和故掌禮曰春官　項氏安世曰民生有欲無分則爭爭則乖先王制禮為之節文吉以事鬼神示凶以哀其憂賓嘉以親之軍禮以同之粲然有文以相接則爭乖之患無自而作故曰和　王氏應電曰天下事必有序而後和禮先而樂後故宗伯兼掌禮樂

案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宗伯蓋以宇宙之中莫尊於天神地示人鬼秩宗者叙次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事也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若如俗說以宗廟之宗為目其人則對先王先公義不得以稱伯矣自唐以前注疏箋傳皆訓宗為尊至宋王昭禹始謂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蔡氏沈以宗廟為義後儒多遵之謂凡祭祀之禮皆自祖宗推而及之不知天神地示之祭本以宗名舜典曰禋

于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天神地示皆稱宗乃秩宗之義所由起也

通論鄭氏衆曰宗伯主禮之官故堯典舜命伯夷作秩宗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賈疏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屏攝之位韋氏昭曰屏屏風也攝如翣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鄭氏釋

檀弓翣以布衣木如攝 壇場之所上下之神亓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春秋傳夏父弗忌為宗人賈疏文二年左傳 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賈疏哀二十四年左傳 特牲饋食禮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三代皆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王氏昭禹曰禮無不貫治非禮不定教非禮不立政非禮不行刑非禮則淫事非禮則亂 鄭氏元錫曰春於人為仁吉禮所以仁鬼神凶禮所以仁死喪賓禮所

以仁諸侯軍禮仁邦國而同之也嘉禮仁萬民而親之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於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賈疏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實祭當灌鬱人築鬱金和之謂之鬱鬯

通論賈氏公彦曰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鬯故首鬱人　楊氏時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貴氣臭也故獻之屬莫重於灌　王氏詳說曰有鬱鬯有秬鬯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祭天雖無祼亦用秬鬯鬯人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是社祭等事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

則專用之於宗廟耳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敕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鬯釀秬黍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賈疏此雖無鬱直用鬯尸亦以灌地其汁下入於地其氣上升故云條暢於上下也秬黑黍一稃二米賈疏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為名秠一稃二米者亦是黑黍稃皮也

賈氏公彦曰二米之秬貴故鬯酒用二米者

案秬與秠對文則别散文則秠亦名秬故鄭直言秬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雞屬木在春其職共雞牲又主呼旦故列職於此

案凡禮事舉之必以時其間動作止息又告有時雞知時故掌以禮官之屬而凡告時嘑旦之事皆職焉

其職事首祭祀故與鬱人鬯人相次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彝亦尊也鬱鬯曰彝賈疏彝盛鬱鬯

存疑鄭氏康成曰彝法也言為尊之法賈疏祭宗廟在室先陳彝

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法故名彝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單言之則筵席通賈疏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司宮筵於奥是也筵席止是一物惟據鋪之先後為名故言筵席通

王氏詳說曰行葦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盖几以優尊者肆師所謂大賓客涖筵几是也曰几筵者以尊卑為序曰筵几者以先後為序　薛氏衡曰

鬱鬯實尊彝而獻之涖几筵而陳之故三職相次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　鄭氏鍔曰寶鎮之重先祖受天命以傳及子孫民數穀數則天所畀治中所以奉天而行賞罰也故名曰天府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　賈氏公彦曰其職掌玉瑞玉器之藏玉瑞祭時所執玉器禮神所用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賈氏公彦曰其職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爵命屬陽禮記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賞以春夏貴始故於春見之　鄭氏鍔曰所掌者儀與命而特以典命名

官視命數之差以定隆殺之儀蓋無是命則無是儀也

案古者命賜羣下必於祖廟故冢宰詔王以爵禄馭羣臣而典命司服則列於禮官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再命以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祧天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賈氏公彦曰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　王氏安石曰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守祧則廟可知

敖氏繼公曰其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然則祧者廟堂以北之稱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　賈氏公彦曰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廟不毁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遷主藏焉故云祧也若文武已上父祖藏於后稷之廟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大祖廟不可復稱祧但稱大祖也諸侯遷主總藏於大祖廟則謂大祖廟爲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是也

案守祧用奄與女奚豈祭祀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扵祧與　其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先公亦稱祧不獨文武二廟矣七廟通姜嫄廟為八而守祧八人則凡廟皆有祧可見矣左傳鄭子羽對楚人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亦稱祧則祧之義不繫乎藏遷主又明矣疏謂文武已上遷主藏扵稷廟文武已後遷主藏扵文武廟是也而專以文武廟為二祧則泥扵祭法之文而云然與此經不合

祭法漢人所為不足據依當以此經為正　疏云七廟并姜嫄為八盖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稷出姜嫄故稷以後特立廟祀之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宫之外别建一廟而歳時享祀亦不與七廟同日與

世婦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婦后宫官王氏詳說曰列世婦於春官者以所掌不

止后宫之事并及内外宗耳　王后六宫（賈疏每宫卿二人則十二人）存異賈氏公彦曰此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鄭云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

案王朝六卿而后宫之卿反十有二本屬可疑以其職司后之禮事相内外宗之禮事周旋婦人之間故疏以奄當之然天官唯有小臣奄為上士其餘無與儕者何忽躋於卿大夫之列乎朝卿六而奄卿十二所謂舛也果爾不必至漢唐宋明之季而宦者之禍

接跡於天下矣豈其周公設官而有此耶柯氏謂內外宗諸人有齒德者為之亦未必然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六卿之妻不過六人其他未可以妻爵加於夫也且以外命婦入掌后宮之禮事於公為非宜於事亦不便詳玩經文此官葢非另設毎宮卿二人即以三夫人九嬪為之則十二之數具矣下大夫四人以世婦為之則二十四之外尚餘其三矣中士八人則女御為之后之尊擬王自夫人嬪婦而下其爵視卿

大夫士固其差之宜也平居則統於天官而從其本稱有喪祭之事則總於春官而被以卿大夫士之爵所以重禮事也卿所以十二者婦人恒有所避兩人僅得一人之用雖倍之而不嫌過於朝之六卿也且無中大夫以副之則其數亦不為多矣女府女史蓋以女宫之有才知者為之

辨正柯氏遷曰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亦無徒役者天子嬪妃序次自定非官職也府史無所用之

春官世婦從卿大夫士之爵故設女府史與奚為之役既有内宰以陰禮教六宮又設此職者亦以稽内宰之教而使之遵循也盖内宰於内政雖無不掌而嬪御禮職必須女官詔相之内有女宮女奚而外亦有内小臣奄豎凡以通其教令也當以内外宗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為之注以比漢大長秋詹事謂用士人誤矣　王氏志長曰此官賈氏以為奄夫天官小臣為奄上士注謂奄稱士異其

賢則刑餘之士斷無上躋卿大夫之理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辭

通論陳氏傅良曰女子生於王族或乘勢以陵其夫家故以内外宗列爲禮官之屬使觀王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事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家人故婦順備而内和理所以爲王化之基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　賈氏公彥曰内外宗竝佐王祭祀故列職於此

案九嬪世婦女御爲治官之屬内外宗爲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　外宗當是王族人之婦故曰宗以其異姓之女故稱外此中可兼姑姊妹之女若姑姊妹之女而不嫁於王族則不得稱外宗特牲記内賓宗婦注内賓姑姊妹即此内宗又注宗婦族人之婦

即此外宗與

通論柯氏遷曰内宰理内政則以士大夫為之世婦掌禮事則以婦之有齒德者為之宫府内外皆為一體奄宦奚豎不過通教令而已故内治修而事無弗舉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冢封土為丘壟象冢而為之賈疏爾雅

山頂曰冢故云象爲之　賈氏公彦曰雖非祭祀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也

餘論陳氏傅良曰墓大夫徒二百人以塋墓地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屬而巡居其中而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

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絶於有司利害煩省異矣

案賈疏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家而言墓非也本職

曰掌其度數則非不封不樹明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主也賈疏主公卿大夫之喪　魏氏校曰

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羣

臣可謂至矣

案劉氏彝謂職喪所掌下達萬民本職並無此義地官黨正所教喪紀之禮事乃及萬民酇長以下乃治其事耳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司樂樂官之長賈疏以其與樂師已下諸官為長

賈氏公彥曰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故列職於此

樂師與大司樂別職同官故同府史

案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其時詩書未具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閨門鄉里所通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德性舍是無可為教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樂具備而掌成均之法猶以大司樂名官葢蒙士之學必以樂為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以中大夫為之則必賢德彰聞負公輔之望而為凡有道有德者所依歸國之子弟所矜式者矣師氏一人而大司樂二人者虎門之教主於

王世子其共學而相衛翼必聰明質仁厲學敦行者乃與焉以一人為之表率足矣成均之教則國子弟貴遊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諸侯之貢士皆合焉非二人不能共襄其事也　宗伯掌五禮而大司樂之教不言禮何也凡學士皆童而習之矣且祭祀賓客射鄉軍愷禮行而後樂從之平時歌詩學舞春秋合舞合聲樂作而禮即依焉故不必復言禮耳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胥有才智之稱文王世子記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　賈氏公彦曰小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别職而同官者也

案胥掌官叙以治叙樂官名胥以致諸子正舞位序官中之事皆治叙也大胥掌學士之版而小胥掌其徵令其事相成故皆别職同官而府史胥徒共之凡

五官之師旅職業相聯者皆然所以便事而省役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眂瞭三百人大音泰又如字矇音蒙眂音視瞭音了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賈疏以無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眂讀為虎眂之眂賈疏易頤卦六四爻辭眂瞭目明賈疏以扶工故使有目者為之鄭氏衆曰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

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　賈氏公彦曰四者皆別職不另立府史胥徒者以其大師小師為長故連類言之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故直有眂瞭三百人而已

案大師小師瞽矇也而爵以下大夫士盖知音識微必明於天地之性惟有道有德者能之故作匽謚聽軍聲國之重事皆以屬焉而周以前師多賢達觀孔子正樂而魯之樂官竄身異國匿跡河海不能一日

安於其位可知周公教澤入人之深　眡瞭三百人下令本有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四句十九字據賈疏則唐以前本無之不知何時妄人所增試思大師等皆瞽也府藏何物史書何事眡瞭三百人以相之足矣胥徒多人又供何役乎以此見聖經之變亂於後人者不少矣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

先言耳賈疏因諸文皆先云同後云律若陰陽亦大先舉陰王氏安石曰典同則律可知

師職執同律以聽軍聲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鍔曰鄉飲燕禮登歌之後即笙南陔白華華黍則笙者繼人聲之後故特名官

存疑王氏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義故也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音博儀禮大射篇作鑮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鎛如鍾而大賈疏獨在一簴

存疑陳氏祥道曰國語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

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細鈞謂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鍾無鎛大鈞謂宫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鍾則鎛小鍾也鄭伯嘉納魯之寳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韋昭杜預皆以為小鍾則鍾師掌金奏之大而鎛師掌金奏之小也康成謂鎛如鍾而大誤矣

案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竝陳而鑮在其南西方之鑮亦在頌磬頌鍾之南是笙鍾笙磬頌鍾頌磬皆

編縣而鎛為特縣也左傳鄭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云二肆必是編縣十二枚者而於鎛則言及以殊之又見特縣者為鎛也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又見以鐘小者比衆音鐘大者為金奏也是則鎛為大鐘明矣然陳氏援國語以駁鄭亦自有據豈康成所謂如鐘而大者祗與編鐘相校而國語之鐘鎛則又於大鐘之中而更區其大小與 典同主器所以繼人聲也磬聲屬角而

難調磬聲和則衆音皆依之故首列磬師而兼教編鍾者編鍾與編磬為類也金以聲之樂之綱領故設鍾師以掌之笙以繼堂上之升歌又與磬聲相應故其職總教諸管樂及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名官舉重也鼓與金奏相將鍾師掌金鎛師掌鼓兩官聯事掌鼓而以鎛名官者明所掌者金奏之鼓異於小師所擊之鼓也因所長而用之故諸鼓事皆屬焉鍾師又掌鼜以鼓縵樂者乘其暇隙可以兼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韎莫拜反劉李音妹先鄭讀如食味之味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某謂讀如韎韐之韎詩瞻彼洛矣篇文賈疏鄭取韎為赤色

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韎師蓋周起岐雍其化先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聲教商奄既誅淮夷徐戎尚為魯患故特設一官肄東夷之樂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揚州亦此義也

通論陸氏佃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旄旄牛尾賈疏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其尾可為旌旗之舞者所持以指麾　賈氏公彦曰其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能為四夷之舞者即為之故衆寡無數

案四夷有慕化而願留者祭祀賔客使各舞其國之燕樂以示聲教之四訖其思歸者亦聽焉故無定數疏謂鞮鞻氏掌夷樂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非也旄人所教舞也鞮鞻則掌聲歌分職甚明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餘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公八年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賈疏公羊傳文廢置也　詩云左手執籥邶風簡兮篇文　何氏休曰籥

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案舞者右手秉翟左手止能開閉三孔故籥特節舞之小器耳若律吕之本始於黄鍾有黄鍾則十二律以次相生一齊俱有王氏安石乃謂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以生律吕不亦傎乎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為詩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丁兮反鞻九具反又力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鞻讀如屨四夷舞者所扉也　賈氏公彦曰鄭注曲禮云鞮鞻無絇之扉也彼為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屨此為四夷舞者所扉其無絇一也　呂氏忱曰鞮草屨也屨者鞈鞻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有功者鑄器銘

其功春秋傳以所得扵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賈疏襄十九年左傳

通論易氏祓曰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所獲玉鎮大寶器皆藏扵天府以昭先王之功而典庸器藏其器之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干舞者所持謂楯也春秋傳萬者何干舞也　賈氏公彦曰其職掌舞器祭祀授舞器

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

辨正呂氏祖謙曰萬舞者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别名籥舞者文舞之别名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未析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賈疏謂與下龜人菙氏占人筮人等爲之長　賈氏公彦曰卜人不别列職以

助大卜卜師行事也卜師與大卜亦是別職同官

案孔子贊易然後天下知貴筮自周以前重卜故以

大卜名官而兼掌之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取龜攻龜　史記龜策傳夏商

欲卜乃取蓍龜已則棄之周室之卜官常寶藏龜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華時髓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焦焌用荆䔢之類賈疏其職掌共燋契即士喪禮楚焞是也楚即荆故云䔢之類　陳氏祥道曰燋燋炬也契灼龜之木契謂之焌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著龜之卦兆吉凶

案别立占人以卜師筮人致其誠壹以聽所命而心不可分用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簭與筮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著曰筮其占易

案簭人之徒少扵華氏者以龜有爇燋吹熂之事而簭儀較簡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夢是精神所感　朱子曰聖人雖至小事必用其敬如夢亦有官掌之

案殷宗恭默傳說見夢夢協朕卜武王以捪師大人之占著扵小雅傳記所載祲祥凶變先見扵夢兆者多矣故周公特設掌夢之官與卜簭眡祲相閒皆聖

人畏天省躬精誠之所貫注也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子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慎曰吾見赤黒之祲　王氏昭禹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先王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

通論鄭氏鍔曰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書災異不書祥瑞以政失於此變見於彼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

日者人君之表照臨下土不可為陰陽之氣所侵故設官以眡祲　鄭氏元錫曰卜筮占夢即人占天也眡祲以天占人也

案此職觀妖祥辨吉凶敘降皆與保章氏同而不以類相從何也保章氏雖兼掌日月星辰風雲之變而以星土辨地域以豐荒降祲象以十有二風命乖别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以詔救政之事故與馮相氏為類若日之有祲則人君之象十煇之法乃所以使

王隨時觸事恐懼修省以弭災變故與卜筮占夢相從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祝祝官之長賈疏與下小祝喪祝等為長也

賈氏公彦曰小祝與大祝别職同官故府史胥徒共之

通論薛氏衡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

之疑祝也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吾心之信此序官之相為後先與　王氏志長曰別立喪祝甸祝詛祝不以干大小祝者達誠於鬼神而欲其心無所淆得專致其寅清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案其職事不止於祝而以祝名不止於喪而以喪名從所重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案五官中如甸祝之類或兼官而臨事設之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側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賈疏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鄭氏鍔曰司盟掌盟載詛祝則掌為之辭

案呂刑以覆詛盟為有苗罪則隆古已有其事小雅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盖理法情勢之窮有不得不要言於鬼神者世儒乃以此疑周官誤矣詳見總辨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巫巫官之長　鄭氏鍔曰楚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合言之皆巫也故立司巫以統之

通論王氏志長曰程子嘗言天人一也但常人神氣昏塞若有隅而不能相通聖人能通幽明之故而一

之此卜筮占夢眂祲馮相保章巫祝醫官所由設也蓋王心一動鬼神與知善惡纎微皆與造化流通而無間内而徴於夢寐有獻贈之法外而動乎四體有養治之宜明而見於蓍龜以詔救政幽而祈於鬼神以求享佑上而觀象於三辰以辨序事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其此之謂與聖學不明天人道否卜祝等官皆流於小道荀子所謂通天地而不通乎人曰伎也世儒

不達又以為理之所無而欲一切屏之豈知周官之義哉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賈疏凡以神仕者還是男巫為之故引彼以解此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史史官之長　賈氏公彦曰小史與大史别職同官故共府史

存疑鄭氏鍔曰左傳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謂大史也以掌天時故下大夫而位從卿

案王氏詳説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内史當之非也内史掌八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擧之大者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禄出賞賜亦事之不可

不籍者則記事者宜内史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大史職則絶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大史稽天道内史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為史官之長而内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疑取於此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憑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馮乘也相視也世世登高臺賈疏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以視天文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賈氏公彥曰以其與大史同主天文故連類在此司馬氏遷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賈疏以其稱氏故云世守　劉氏恕曰馮相氏攷歷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

氏占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黄氏度曰内史掌八柄之法與冢宰同地親任重故爵秩髙而置官廣　孫氏之宏曰史官為宗伯之屬以宗廟典籍具存非博通之士莫能勝任也

餘論魏氏校曰内史王之喉舌唐虞為納言漢尚書魏晉中書門下其始亦内史職後遂建為三省宰相

二官名實俱亂由人主踈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未幾官官亂天下亦多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至於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魏氏校曰外史在外廣王耳目通壅蔽也

餘論陳氏傅良曰凡黜陟予奪與人主圖之者冢宰也而非講求叅酌往往傷立言之體令以二史屬春

官冢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於其間是以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亦三公所以集衆思昭令聞也自秦變古寖失此意其後兩省並置唐開元間白麻獨出學士院為天子私人以一辭令之官所向偏重權傾君相然後知周以冢宰掌六典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衆職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如此

案内史中下大夫外史無大夫直自上士始而又無

府史蓋二職同官而統於内史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賈疏其史特多復在府上

餘論吕氏祖謙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下士為之特小臣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命御史書事淳于髠亦

曰御史在後執法在傍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皇衡石程書侍御史之勢益重而漢以後御史大夫直與丞相分權矣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巾猶衣也賈疏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巾車車官之長賈疏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

案造車者輪人輿人輈人諸工當屬冬官此有工百

人者王金象革漆飾及蔽茀等事當巾車之工為之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路王之所乘車賈疏路大也人君所居皆稱路如路寢路門路馬之類

通論王氏詳說曰王馬及右僕皆屬夏官五路獨屬春官者車旗之物屬於禮馬與右僕屬於兵也　歐陽氏讓之曰巾車凡車之政令皆掌之典路是掌王

及后之車用説之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掌五戎之萃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

案戎僕馭夫具列夏官掌戎車之萃者宜以類從而别設車僕隸於春官何也丘乘之法兵車皆民所自具公卿大夫賦輿有定其自乘之車則君所賜故政

職別無掌戎車之官五路皆屬於巾車故廣車闕車
苹車輕車之萃亦隸焉戎僕設於夏官專掌王路而
兼倅車之政車僕隸於春官專共戎車之萃與巾車
聯職以便更續而馭夫則屬夏官以閑輿衛皆聖人
處物體事精神所周浹不可不察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常主王旌旗 賈疏九旗雖不專於王然以王為主

不妨尊卑皆掌　鄭氏鍔曰大常九旗之一耳而獨以常名官何也旗亦可謂之常大行人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

通論杜氏佑曰黄帝振兵制陳法設五旗五麾夏奚仲為車正建其斿旐殷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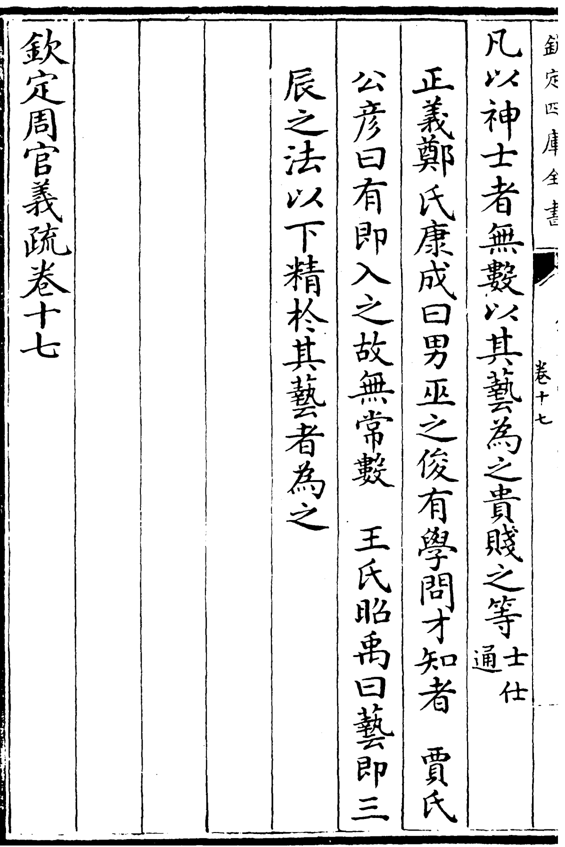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

賈疏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則大夫采邑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言也

通論陳氏傅良曰案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令都家之衆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以去王城遠故設此官於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於三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士仕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　賈氏公彥曰有即入之故無常數　王氏昭禹曰藝即三辰之法以下精於其藝者為之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七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張　泰